


Vercors

海的沉默

LE SILENCE DE LA MER

[法]维尔高 著 祝一舒 李焕中 译 高方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Vercors

海的沉默

LE SILENCE DE LA MER

[法] 维尔高 著 祝一舒 李焕中 译 高方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的沉默/(法)维尔高著;祝一舒,李焕中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19-9

I. ①海… II. ①维… ②祝… ③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363 号



Le Silence de la mer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1951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3-463 号

特约策划:何家炜
责任编辑:徐如麒
装帧设计:张志全

海的沉默

[法]维尔高 著
祝一舒 李焕中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75 字数 110,000 插页 2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19-9/1·3944 定价:20.00 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

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依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001	代序 绝望就是死亡
012	海的沉默
049	那一天
057	梦
070	虚弱
082	马与死亡
087	凡尔登印刷厂
119	漫步星空

代序

绝望就是死亡

我还不清楚那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在我和我们身上是如何发生的。况且，我也不去找什么原因。世上会有自然而然发生的奇迹。我是想说：那一切实在太容易接受了。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因为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我经常想起它。每次想到，我都会心头一动，微微一笑，伸展一下身子。我知道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寻找到的。可找到又有什么好呢？这种似知非知的状态，我的天，正合适于我。

连最深的痛苦都淡忘得那么快！就在三十个月前，我渴望着死去。^①我们中有几个人都这样渴望着去死。因为我们的前方除了令人厌恶的深渊别无其他。

怎样生存下来的呢？为何等待令人厌恶的窒息呢？啊！找到一块荒凉的岩石，一座被遗弃的小岛，远离人类可憎的混乱……如今

① 写于1942年。——作者注

看来，这似乎太奇怪了，在今日，我们有太多期望的理由！但是希望和绝望，没有道理也没有缘由。那时，绝望从头到脚，控制着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那时所看到的，我们现在还看到的，都无助于动摇绝望之感。

因为我们没有全部绝望。哦！没有全都绝望。杂乱的军官食堂是灾难的聚集地，十二个从四面八方来的军官，没有相同点。如果说有，那就是他们都没有打过仗。主旋律并非是绝望。每个人首先都得担心自身。只要道路在你面前还没有一条条全被切断，就要毫不在乎地走下去。那个七月，流传着拉瓦勒^①-塔列朗^②的神话：一个恶棍，在滑铁卢战役后，用了几年的时间重建了一个令人畏惧的法国；另一个恶棍，也一定能做到。只需等待就够了。

在那里，有一个人，我叫他朗多瓦上尉。我不喜欢他。在战败以前，他身上的一切，我都非常敌视：他的性格高傲，有着对君主专制的信仰和对人民的不屑。我避免跟他说话。我担心，他只消吐

① 拉瓦勒(Pierre Laval, 1883—1945)，法国政治家。1940年法国战败后，担任贝当政府副总统，执行了一系列投靠法西斯德国的政策。盟军胜利后，逃亡到奥地利，被美军逮捕，送交法国政府，经审判后被枪决。——译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②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政府倒台后担任外交部长，因支持拿破仑雾月政变而保住了职务。后因与拿破仑政见不合，渐失宠幸。1814年拿破仑倒台后担任临时政府首脑，不久重新担任外交部长，在与反法联盟的多次谈判中施展外交手腕，为法国恢复其欧洲大国地位赢得了外部环境。

一个字，就能让人猜透共和国的不幸和暴政的得逞在他心头是怎样的满足。对此，我不会容忍，不会不做出反应的。当时，我的神经可很不稳定。幸运的是，他几乎不说话。他总是默默地用餐，尖挺的大鼻子朝向餐桌。每次用餐的主题曲，是无休止的议论，政治的或者乱七八糟的，可从他那儿得到的，只是傲慢，如果我不是跟他一样的话，我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我们那位可怜的老混蛋指挥官，加尔省委员会委员，掌控着所有的议论，一双空洞无神的大眼睛注视着一切。从他的脸型和口音看，他跟那个萎靡不振的雷米^①很相像，也有点像福拉特里尼兄弟^②中的一位。是已经死的那一位，在其庄严的公证员外表下，隐藏着滑稽可笑的狡黠。指挥官总是不安地询问着未来，为自己肥胖的伪善之躯在未来到底会有何种归宿而担心。

有一天他说：“朗多瓦，您看见了吗？您的莫拉斯^③无条件地站在了元帅的身后。”他说话时，那口音像是被他嘴里的口水吞没

① 雷米(Jules Muraire Raimu, 1883—1946)，法国喜剧演员。

② 福拉特里尼兄弟(les Fratellini)，意裔小丑演员。包括保罗·福拉特里尼(Paul Fratellini, 1877—1940)、弗朗索瓦·福拉特里尼(François Fratellini, 1879—1951)和阿尔贝·福拉特里尼(Albert Fratellini, 1885—1961)。

③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 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家。由于支持墨索里尼和弗朗哥，并拥护贝当政府，1945年被判终身监禁，临死前不久被释放。

似的，柔软的两片嘴唇里口水仿佛就要流出来。“我是个老激进派，但是在祖国危难之时，应该忘记信仰。您的莫拉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依您看，我们的那些胜利者会怎么想呢？”

朗多瓦上尉抬起鼻子。他的眼睛，那双蓝色的冰冷的眼睛停在我身上。是的，停在我和我身旁的德斯佩拉多上尉身上。他回答道：“德国佬？他们把我们骗到家了。”

他的声音里是无尽的悲伤。我一惊，因为他的话，更因为他的眼神。就这样，他加入到了我们中间，他知道加入了我们中间，加入到了我们这些孤独者、沉默者之中。在他和我之间，他比我更懂得理解对方。如今，我知道自己缺乏洞察力。因为在当时，那个军官食堂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写照，只有懦夫、奸人和恶人会继续高谈阔论；其他人只能以沉默来抗议。朗多瓦看出了我们。

我一直沉默着。但德斯佩拉多上尉比我还沉默。他加入了“我们的”战斗：一场虚幻的战斗，敌人是可憎的虚伪。在两次停战间的短短三天里，被荣誉光环笼罩着的某些人所表现出的种种卑劣行径让我们所得到的，恐怕比一辈子的经历还要多。德斯佩拉多上尉从头至尾观看了一出可耻而残酷的好戏。他手中握着种种卑劣行径的证据，这些证据是那些家伙恬不知耻地送到他手上的：种种证据揭示着一个可鄙的元首在国难当头的艰难日子里，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准备实现自己的野心，卑鄙的野心。德斯佩拉多上

尉的脸似乎因此而变得惨白——永远这样惨白。他苍白而僵直。僵直，是因为有一处旧伤，使他每次转动脑袋时不得不同时转动肩膀；他更加苍白，是因为他有一处伤疤，伤疤将他头发花白、斗牛士般英俊的脸庞一劈为二，顺势劈开了右眼，就好像戴着一柄独眼镜。这令他的表情具有两重特征：深邃与威严。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所有日子里，他从来没有笑过。我从没见他笑过——只有一次除外。

是的，在今日，我差不多得尽力才能理解，就像我当时所理解的那样，一个男子汉，竟然会如此致命地绝望，在几周之内不笑一下。可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无所事事，拖着宽大的鞋在村子里唯一的一条路上走着，阳光将地面烤得发烫。我们在休战后一直就驻扎在村里。我们不能出去。除了两家小酒馆、一个好心人搬到小花园的一张长凳，还有我们的房间，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几乎不走动。我的压抑源于压抑本身，在这要命的无所事事中越发强烈。如今，我认为朗多瓦和德斯佩拉多与我一样，过的是同样折磨人的日子。我们难以自己，全都封闭在地狱般的死寂之中，其原因恐怕可从中去寻找。

我的房间很小。我选择它就是因为它很小。房间对着屋顶，屋顶上开了一个高高的小窗。房间差不多就这样，有点像黑牢，也许哪位年轻姑娘关照过，这黑牢才不那么阴冷。我经常待在里面，长

时间地待在挨得很近的四壁之间。我囚禁在四壁之中，也囚禁在简单而可怕的思绪中，无法将其赶走。我喜欢感受墙壁紧紧压迫着我的感觉，就像人们喜欢用手指去挤压发炎的牙龈一样。这对思想的健康来说当然不好。可是，与从一个小酒馆游荡到另一个小酒馆，或者与目睹所有人的卑劣相比，也许并不算更坏。

后来，往往要到吃饭的时间，我才出来。我不用走很长的路。我们食堂所在的那座房子正对着我的房间，外面是一条狭窄的石子小巷。每次用餐，很热闹，也很嘈杂。对我来说，实在令人悲伤。在这里，就像喂鹅一样养着我们。军需处没因战败而受到影响，我们每餐都有肉吃，给我们做饭的是一个傲慢的厨子，我们中有人发现这个厨子拥有军队烹饪证书，让人“十分羡慕”，吃的肉用的本来是脏兮兮的调料，可经他巧妙地一调，味道是啧啧称奇。所有的人都为此庆幸。军官们聚在一起用餐时，相互之间有着最诚挚的友谊，可一旦分开，他们便彼此撕咬。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敌人。溃败并没有摧毁他们对优先权的嗜好，可他们很快就被剥夺了优先权。于是，他们的竞争变得更物质化。有些人很快就明白，可以从整体的混乱和难以控制的局面中得到某种东西。最令人憎恨的，是那个大家在用餐时都报以极度忠诚与尊敬的人，就是我们那个长得像福拉特里尼兄弟的指挥官，他的军衔让他得到最丰厚的收获。我们都知道他的粮仓里装满了巧克力、面粉和大米。我本

应该憎恨此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他恨不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的卑鄙是如此显而易见，与生俱来，以至于就变得天真无邪了。也许也是因为我知道——比他早知道——他就要死了。他已到了尿毒症晚期，很快病情就会发作。他总是昏睡，不仅仅在餐后，连用餐的时候也睡：他每吃一口，短短几秒钟后，叉子就高举着睡着了。我看见其他人都在嘲笑他。真是可怜又可悲。“我的上帝啊，”我心想，“就让他的粮仓多装点东西吧。”然而，我又后悔对他这么宽容。

我很高兴身边有德斯佩拉多。这让我不觉得那么孤单。我们从未交流过什么重要的事。但是，当面对这些人无忧无虑的倒霉样子，想到国家竟要在这些人中寻找领导人，我常常憋不住，觉得非常倒胃口，这时，我便能感受到他僵直的脖子转向我，张大眼睛看着我。我们的眼神相交汇，这让我们彼此得到安慰。我们就这样隐秘地交流，没有走得太远。

可有一天早上，与以往不同，他不由自主，做了一点超出平常的事。当时，我进屋去拿我的咖啡杯，他在里面，一个人拿着咖啡在喝，一边在读《小多菲内人报》。这是我们经历了噩梦般的十五天后最先拿到的报纸之一。他忽然把报纸递向我，一声不吭，一脸的愤怒，大拇指指了指社论。我读的时候，他明亮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是的，他让我读的那些文字超过了人们能够预料的一切。对人